

戏里秦娥戏外我

许良晨

“我站在舞台中央,影子被钉在墙上,迎着光才刻下勋章……”仿佛一夜之间,这首秦韵陕味、富有浓郁生活气息、饱含深刻人生哲理的主题曲,传遍大江南北,飞进千家万户;来自秦岭大山深处的放羊娃易来弟,经历痛苦的人生淬炼后,破茧成蝶,一飞冲天,成为红极一时的“秦腔小皇后”。《主角》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,映照出戏里光彩夺目的忆秦娥,也折射出了戏外生活舞台上的千万个“我”。

《主角》是文艺界的“士兵突击”。看着电视屏幕上易青娥在灶前练倒立、翻跟头的画面,我仿佛看到了相似的镜头、熟悉的“配方”,那里是军人的舞台,舞台的中央是一位“很笨”的战士,他叫许三多,因为初期的训练质量不达标,他被安排到一个边远的哨所看油库。因为“笨”,他不能理解身边战友的随波逐流,每天依然出操训练;因为“笨”,他以为自己可以为油库修一条路,每天搬石头不止;因为“笨”,他比别人下了更多的工夫、吃了很多的苦,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特种兵,站到了舞台中央。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成才?聪明的人、家境好的人、好运多的人?可能都不是,而是那些被所谓“聪明人”看笨、但仍锲而不舍奋力向前的人。

刷厕所的军校生。“一二一!”“向右看!”操场上备战阅兵式的同学们,伴随着雄壮的《分列式进行曲》,口号声此起彼伏,引得一名正

在刷厕所的学员,不时扭头注目观看,看单兵动作、看如波涛般前行的队列,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不甘。那是1986年的初夏,那名刷厕所的学员就是我。因为我的正步走动作不规范,被“发配”与几位病号一起打扫厕所,远离嘹亮的军乐。经过仔细观看,分析他们的动作,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问题:不是我不想走好,而是因为太想走好了,故而动作发力过猛,导致身体僵硬;另外一个原因是身高体瘦、核心力量不足,踢腿时身体不稳左右摇晃。队长可以容忍踢腿高度不够的人,但不能容忍在队列里摇晃的人。第二年,我飒爽英姿重回队列,踢着标准的正步、喊着嘹亮的口号,意气风发通过检阅台。

成功需要一万个小时。我们从小听惯了“只要功夫深,铁杵磨成针”“宝剑锋自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励志名言。2014年我去河南周口参观一个著名盆景园时,《周口晚报》的李总编详细介绍了一位老艺人的家艺传承故事,并总结出一句话,“成功需要一万个小时”,这不正是“十年磨一剑”的量化指标吗,不正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生动诠释吗?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的认可度,我在河北省作家协会群里抛出一块砖:“写作是项熟练功”。我以为此言会让众多才华横溢的大咖们群情激愤,没想到,反响出奇的好,很多作家都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,认可了这个观点。

主角的塑造需要特定的舞台。我们都崇拜英雄,渴望成为一名主角,但是主角的成长和塑造需要特定的舞台,正所谓“时势造英雄”。易青娥学戏的时代,她的米兰老师还在排练“样板戏”,痴迷老戏的苟存忠等人,还只能晚上偷偷带易青娥跑到旁人看不到的地方秀功夫、练吹火;当烧火丫头易青娥饰演的杨排风一炮打响的时候,众多老艺术家还没有被“解放”,恢复高考之后新招收的戏曲学员尚未“杀青”。那时,不仅是戏曲界,全国很多行业都是人才断档,新秀很容易脱颖而出。但我们不必灰心,因为每一个时代、每个行业都需要主角和英雄,只要你足够优秀,只要你已经准备好了,就一定能跃上新时代的潮头,站到舞台的中央。

什么是主角?戏里的秦腔编剧秦八娃这样诠释:“什么是主角,不是站在舞台中央才是主角,能从生活里扛过来的,都是主角。”起点甚低的忆秦娥能成为主角,恰恰是太多的磨难和屈辱,变成了宝贵的财富,化作了巨大的动力,一步步把她推到舞台中央。

“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舞台上,演绎着独一无二的故事。那些在岁月中坚守初心、扛住风雨的人,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。”戏里的忆秦娥是虚构的,戏外的我们是真实的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扛住生活的重压,负重前行,走向舞台的中央。

芒种忙,麦上场

周明金

一年一度的麦收给农民带来丰收的喜悦。“隆隆”的机器声过后,田野里,成千上万的麦子颗粒归仓,也只需几个小时的时间。机械化减少了过去割、打、扬的劳累,也省去了许多繁杂的麦收工序。

农谚:“芒种忙,麦上场。”芒种节气过后,金浪滚滚的田野上便到处散发着诱人的麦子成熟的气息。麦熟三晌,眼看麦子已经到了下镰收割的紧要关头,由于连日忙着插秧,打麦场还没来得及造呢。来去匆匆的大人们,就是见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,也只能匆匆打个招呼:“闲时再叙”。

农忙无闲人。大人们忙,放了暑假的我也跟着受“罪”。清早,随着“大哥大嫂起——;大哥大嫂起——”黑卷尾的一声声叫喊,父母、哥姐迎着朦胧的晨雾,来到麦田里弓着腰一把一把割麦子,我就在麦田埂上放牛;上午,大人们把麦子一担一担挑到场上摊开晾晒,我便踏着麦茬在割过麦的地里仔细搜寻捡拾遗漏的麦穗;时近中午,场上的麦子晒焦了,父亲便套上牛,拉着石碾,拖着石碾子一遍一遍碾压麦子的时候,我又要去野地里割牛草。“人畜同理,吃不饱,怎么能干活呢?”大人们的话永远是真理,我只能无条件地服从。尽管骄阳似火,大人们忙着,我也就不能闲着。

麦子在石碾、石碾子双重折磨下,一会儿,麦秸被碾压得扁扁的,银条似的,白亮亮的,脱落的麦粒都藏到麦秸下面了。此时要翻过来再碾压。翻麦草,需要力气,我还小,身单力薄翻不动,帮不上忙,只好躲到场边树荫下听树上的鸟儿欢快地歌唱,看着大人忙活。好不容易挨到父亲卸了牛,本以为可以吃午饭了,父亲说“收起来吧!趁着没啥风先收起来,你们回去吃完饭,等有风了我就把麦子扬出来了”!

碾压过的麦草轻多了,我终于可以帮上了忙,每次虽然权的“不够一个鸡窝”,但权一点少一点。麦草收拾完了,父亲堆的麦草垛大了一圈。收麦粒时,我扶着刮板,父亲拉。父亲一边拉,一边教我扶刮板的技巧:“扶直了,刮得净;扶不直,麦草一挡,刮板漂了,还要重刮,费事!”

麦粒收起来了,好像不知道饿的父亲让我们回去吃饭,他趁着午间幽幽的风,扬起场来。父亲是扬场能手,我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学会把扫帚扬场锨的活。每到麦收季节,父亲就在场里忙乎:翻场晒麦子,用石碾、石碾子碾压麦子,堆麦草垛,把打下的麦子用木锨借风扬出来。扬场确实是一门技术活儿,父亲一锨麦子在空中抛起,一种弧度,穿越时空的风,麦壳随风飘出,金灿灿的麦粒落地成堆。起初我站在麦堆上,晃动扫帚,清洁杂物。渐渐的,父亲就手把手地教我扬场:“会扬场,一条线;不会扬场,一大片。”

夜里,银色的月光铺满麦场,麦堆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香甜的味道,这是农民盼望已久的麦香。每夜我都随父亲去看场,铺一张篾席,头枕着麦堆,嗅着沁人心脾的麦香,看着田野上空穿梭忙碌的萤火虫,憧憬着明天雪白的馒头,带着一天的劳累进入梦乡。

芒种节气一年一年地过,麦黄的季节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,父亲也离开我们20多年了。往日的镰刀、杈子、老牛、打麦场、石碾、石碾子、木铗、麦草垛都不见了。每到麦收时节,黑卷尾那“大哥大嫂起——,大哥大嫂起——”高亢的歌喉唱响天空的时候,代替人们的是轰隆隆的联合收割机,那满载着麦粒的三轮车穿行在田间路上,伴随着人们的喜悦,谱写了一曲丰收的赞歌。纵使故土岁岁变迁,旧景慢慢更迭,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童年往事,依旧温润如初,治愈岁月。

浮生岁月

我的童年

陈守霞

每个人的童年,都是一本熠熠生辉的书卷,字里行间镌刻着纯粹的天真、质朴的温柔,还有不染尘埃的无忧欢愉。我的故乡藏着独一份的田园诗意,村落三面环水,清波绕岸,静谧清幽。北面是连片的沃野良田,那是父母耕耘劳作的土地,也是我童年最温柔、最熟悉的一方天地。而今重归故土,满目皆是崭新光景,昔日阡陌良田,早已铺就宽阔铁轨,列车穿梭其间。时光更迭,山河换新,故土在岁月里悄然蜕变,愈发秀美动人。

儿时的闲暇时光,大半都耗在放牛放鹅的岁月里。每逢课后清闲,我便牵着小牛,赶着一群体态丰满的白鹅,缓步走向北边的田间地头。白鹅身披雪白羽毛,行路时身姿摇摆,“嘎嘎”的鸣叫声清亮明快,为静谧的乡野添了几分鲜活烟火。我静静站立在田埂旁,看白鹅低头悠然啃食青草,眼前良田连绵起伏,耳畔流水潺潺不绝,清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质朴的田园风光,温柔了漫漫时光,日子恬淡悠然,万般舒心。

我日日悉心照料这群白鹅,陪着它们沐浴晨光、沾染暮色,慢慢长大。待到鹅群膘肥体壮,家人便将大部分送至集市售卖,补贴家用。母亲深知我日复一日风吹日晒的辛劳,特意用这笔钱挑选了一抹鲜亮的红布,交由姐姐。姐姐坐在老旧的缝纫机前,指尖翻飞,针

线穿梭,为我缝制出一条合身的红裙。新衣上身的那一刻,欢喜在心底肆意蔓延。我也悄然懂得,靠自己辛勤劳作换来的美好,格外珍贵,亦格外暖心。

岁月长河里,最难以忘怀的,是冬夜里阖家围坐剥红麻的温暖往事。父亲身为人民教师,白日在讲台教书育人、伏案操劳,夜幕归家后,仍不曾歇息,陪着母亲分担繁重的农活。家中人口众多,生计琐碎,每至寒冬,剥红麻便是必不可少的劳作。红麻皮需一根根细心剥离,工序烦琐,耗时又费力。

我与哥哥体恤父母辛劳,便邀约邻里伙伴前来搭把手。暮色四合,皎洁的月光倾泻而下,洒满寂静的河沿。一家人伴着几位挚友,围坐一圈,借着清亮月色低头剥麻。细碎的麻渣沾满衣衫,尘土沾染衣袖,凛冽寒风中,我们的双手冻得通红发麻,劳作辛苦不言而喻。可欢声笑语驱散了寒意,再枯燥的劳作,也变得温柔动人。为答谢众人的热心相助,母亲宰杀了一只我亲手放养的白鹅,烹制成鲜香四溢的佳肴。饭菜飘香,笑语满堂,寒凉的冬夜被人间烟火与真挚情谊烘得暖意融融。

藏猫猫,是儿时夜晚最热烈、最欢喜的消遣。每当日落西山,夜色渐沉,村里的孩童便不约而同相聚一处,成群结伴开启这场简单的游戏。大家四处寻觅隐秘角落,悄

然藏匿,余下的人细心探寻、往复追逐。躲闪、寻觅、奔跑、嬉闹,孩童的欢笑声响彻村落,每个人都沉浸其中,乐此不疲。

夜色渐浓,月色渐明,我们依旧贪恋玩乐,迟迟不肯归家,沉醉在纯粹的欢愉之中。直至村口传来长辈悠长的呼唤,我们才依依不舍停下游戏,带着未尽的喜悦,缓步归家。一场简单的捉迷藏,填满了我无数个温柔的夜晚,定格了纯粹的童真喜乐。

除却田间劳作、夜晚嬉闹,闲暇之时,我常与挚友相约郊外。草地之上,暖阳温柔洒落,微风轻轻拂过,我们围坐一团切磋纸牌。为输赢欢呼,为得失嬉笑,不明世事纷扰,不知人间疾苦,只享当下的悠然自在,岁月安然,童真烂漫。

时光匆匆,岁月荏苒,无忧无虑的童年终究悄然远去。昔日连片的农田化作贯通四方的铁轨,故土旧貌换新颜,街巷整洁,景致怡人。田埂间放鹅的稚嫩身影、缝纫机缝制的鲜红裙摆、月光下剥麻的温热烟火、黑夜里追逐嬉戏的清脆笑语,悉数沉淀在我的记忆深处,镌刻心底,永不褪色。

平淡质朴的乡村童年,没有浮华烟火,却藏着家人深沉绵长的疼爱,伴着伙伴纯粹真挚的情谊,留存着数不尽的童真美好。这般纯粹美好的乡间岁月,我将妥帖珍藏,岁岁怀念,念念不忘。